

当代小说文库 + DANGDAI XIAOSHUO WENKU



张抗抗

# 隐形伴侣

当代小说文库 ◆ DANGDAI XIAOSHUO WENKU



---

张 抗 抗

隐 形 伴 侣

---

作家出版社

北京 · 1990

## 隐 形 伴 侣

---

作者：张抗抗

责任编辑：冯德华

责任校对：马云燕 彭卓民

封面画：任建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21千

印张：14.375

插页：6

版次：1990年4月北京第1版第3次

ISBN 7-5063-0133-4/I·132 (平)

ISBN 7-5063-0144-x/I·143 (精)

定价：6.60元 (平)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出 版 说 明

《当代小说文库》是作家出版社向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推出的一套高水平的文学创作丛书。它的重点是当代作家的长篇力作。

《当代小说文库》以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为主要撰稿人，并寄希望于不断崛起的文学新人。

《当代小说文库》力争在题材、风格、表现手法等各方面展示我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向。

## 文学小传

张抗抗，广东新会人，一九五〇年七月生于杭州。一九六六年初中毕业，一九六九年从杭州报名去黑龙江鹤立河农场上山下乡。在农场劳动八年，一九七七年考入哈尔滨黑龙江省艺术学校学习戏剧创作，一九七九年调入黑龙江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一九八〇年参加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九八二年加入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

从少年时代起就爱好文学，在农场劳动期间，开始学习写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散文和小说习作。一九七九年写出短篇小说《爱的权利》，次年，《夏》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淡淡的晨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一九八三年短篇小说《红罂粟》获首届上海文学奖。迄今为止，已出版两个短篇小说集、两个中篇小说集、两个散文集，以及创作谈、儿童文学共二百余万字作品。其中一些短篇、中篇小说和散文，被译成英、法、德、俄、日文介绍到国外，得到国外汉学家的注意和研究。



張抗抗

~~那孩子~~“他是个影子。”她<sup>1.4</sup>~~提~~<sup>32</sup>~~提~~起地问。

“不是不是，就是个人。”

“是个幽灵。”

“不是不是，就是个人。同的

说是个人。就好像是，我不是

一个人，好像有两个人；<sup>好象</sup>两成~~两~~

叠在一起。”他突然来了精神，治

治不绝起来。啾啾以~~以~~拍。“我

恨死他了。想把他~~因~~摸掉，赶

走，他就不走。人<sup>好象</sup>要弄死~~他~~他，人

反就叫我<sup>影子</sup>……”

住要住，他就  
要住西，住东住  
北。他就住  
南，老门同保  
保。

太阳沉落之后，原野在那片黛紫色的云霭下耐心等待了许久。漫冈的草尖尖上，闪烁着阳光未曾燃烧净尽的火星子。那一整个夏天，夜都是来得这么磨磨蹭蹭。直到它终于将那些金灰色的萤火虫，一只只收进自己的黑口袋，疲倦地匍匐歇息，浑蓝的天空才突然一下子不见了。

钻过围墙东头那个破土洞时，她的舌头死死抵住了自己的牙缝，惟恐那怦怦乱跳的心，真会弄出什么动静。鼓鼓的帆布书包，蹭着洞壁啪啪直往下掉沙粒，在静悄悄的野地里，象军训实弹演习时落地的炸弹崩响。那会儿她浑身的毛发都一根根竖了起来，头上一对刷子似的小辫儿变得硬邦邦，好险没把她自个儿卡住在洞口。

一阵苦涩的蒿草气息扑面而来，这是围墙外才有的青草味。她直起身子，望见那片空荡迷茫的旷野，模模糊糊，象一团弥散的浓烟。她深吸一口气，又袅袅地吐出去，站定了，惶惶四顾。

他在哪里？

凉丝丝的夜露，伏在密匝匝的草叶上，蛇一般地从脚脖子上爬过，又缠在鞋面上，脚指头粘湿滞重起来。在江南冬天的水田里踏荸荠，瑟瑟搜寻稀泥中坚冷的硬块。初中最后一年下乡

劳动，依依哭着离开那田埂上铺满蚕豆苗苗的小村落。这农田鞋下，是土豆地。头上是高粱穗、苞米须子？如重重叠叠的围墙，重重叠叠的黑夜。穿过去、穿过去，却总也穿不过去……

他呢？

手电筒早已攥出了汗，一截刚刚洗净的紫皮甘蔗。假如按亮它呢，就只按一下。夜如此严厉陌生。吞没了树影和最后一线晚霞，连灰蓝的天空，连银白的星星，连油绿的风，连迅疾包围她的那些蚊子，都掩藏得不见踪影，只留下一片嗡嗡的声浪。嗨，北大荒，望不见一星灯光、一点渔火的寂寂原野，才有这样无边无际的夜，这样无穷无尽的黑色。象开春时浸透雪水的油黑的土地，黑得那么全心全意……

手里的电筒终于闪了一闪，从她头顶的一棵小榆树梢忽地掠过。

她打了一个寒噤。

几道横七竖八的铁丝网，从围墙顶端匍匐过去，在黑暗中发着幽幽的冷光。如一面巨大的网，从天空俯撒下来。土墙的拐角上，两座残破的岗楼依稀可辨，遥遥相对。象两只窥探的眼睛，鬼鬼祟祟地眨动……

到了放风时间？脚下会有纸团扔过来？也许就要高呼口号，将热血染红铁窗。英雄为什么总是要被囚禁？无论怎样牺牲都是英雄……

那曾是多么虔诚的渴望。可恨晚生了十年，铁丝网的象征竟会有如此根本的区别——大批大批的知青代替了那些蓬头垢面的劳改犯。这残留的土墙、岗楼、了望台……时时提醒着他们，这是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劳改农场、劳改……

她毛骨悚然。她从未一个人在墙下独处。尤其在野外，在簌簌夜风中，那个巨大的黑影，象一座墓冢、一个牢笼、一个

洞穴，渗透出阴森森的凉气。

蒿草窸窣响动，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

“关掉手电！”

一双温热的大手，从身后环过来。她闻到一股熟悉的气息，热烘烘的汗气与烟味混杂的男人的气息。她把头靠在那宽宽的肩上，舒了口气；又紧紧箍住了他的脖子，把身子缩成一团，埋进他怀里。

他很快放开她，侧过身子，如一只竖起耳朵的警觉的猎犬，急急地说：

“听！什么声音？”

……象是冬天旷野里秃秃的电线杆上怒吼的北风；象是融雪田野甸里远远的狼嚎；象是开闸奔涌的河水，哀怨悲怆地旋转；又如一群受了伤的小鸟，在嚤嚤地诉说什么……一种忽高忽低，忽强忽弱的颤音，参杂不齐地，从围墙里隐隐传来。

“是哭声。”她说。“我们排的南方女生，刚才全哭了。”

“哭什么？”

“她们收到家里来信，钱塘江发大水了，要冲进城里来……有人说，见不到姆妈了。一个人哭开了头，两个人哭，最后大家都抱在一起哭了起来，阿丽哭得抽筋……”

他打断她：“把手绢给我。”

“做啥？”

“给我。”

她摸出手绢递他。手绢叠得方方正正，有一股香皂味儿。

他在手里捏了一把，还给她。好象，笑了一笑。

“想不到，你倒没有哭嘛。”

“是没有哭。”她也笑笑。“她们刚刚开始哭，我就走出来

了。”

小时候，妈妈去上班，她可以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哭到妈妈回来。妈妈：可她自打离开家，就没给妈妈写过信。她哭什么？眼睛鼻子，都麻麻木木。

“有没有人看见你出来？”他想想，追问一句。

“没有。她们只顾哭了。”

“郭春莓呢？”

“她也没有哭。去寻杨大夫了，说要给大家打镇静剂。”

“哦，毛巾牙刷带没带？”

“带了。还有钱和粮票……”

他默不作声，她听见他把手指关节捏得咯咯地响。

“好，我们走吧。”他终于说。

“到哪里去呀？”

“跟我走好了。”

“是到佳木斯去看电影吗？还是……”

“同你说，不要多问了。”他有些不耐烦地揽过她的腰，重重地托了一把。

一条若有若无的小道，是上工的农田鞋从地头的草棵子里踩出来的，通往前面灰蒙蒙的大路。

她停下了。迟疑地抓住自己的书包带。

“我一定要晓得。”她说。

他狠狠地撅了一根草棍，折断了，扔在地上，低声吼道：“下午他们审讯我，你没看见？你要晓得，你老早就应该晓得，我们去哪里？——回南方，回杭州，难道还有啥别的地方好去吗？”

她倒抽一口冷气。

“回杭州？我，我还没请假呢！”

“请假？”他冷笑了一声。“亏你想得周到。”

她怔了一会儿，咬着嘴唇，半天，犹豫地说：

“那他们，他们会说我们，是……逃兵！”

“你慌了？”黑暗中，对面跳起两团灼人的火星，迸溅过来。“我还以为，假如没有一个人支持我，还有你哩。”他甩下她，径自朝大路走去。“实在的，要你一道走，不是为我，是为你。我走了留下你一个，你就有苦头吃了。逃兵？这里又不是珍宝岛……”

声音远了些，脚步却又停住了。

……隐隐约约的呜咽，依然断断续续地回旋在那片四四方方的黑墙上空，似一群没有归宿、飘忽不定的游魂，在这异乡异地徘徊流浪……

一年前的那个傍晚，载着满满一车行李和人的“热特”，驶进这围墙时，有一只哭丧着脸的破锣扯着嗓子欢迎他们。丁丁哐、丁丁哐……从此钉紧了箱盖。

她飞快地追上去，紧紧挽住了他的胳膊。

脚步嚓嚓，分不清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她回身望了一眼那片土墙的暗影，奇怪自己对它并没有怎样的留恋。她在那墙里住了整整一年，一年中她从未幻想过离开这里，可突然，她和他，各背一只书包，人不知鬼不觉地穿过那土墙下的“清波门”，从从容容地走了。

好象哪儿有点不顺，不顺，别扭。总好象哪儿有点颠颠倒倒的……真的，颠颠倒倒。这条路，正好是朝着一年前来农场时相反的方向……

不过，同他在一起，当逃兵，好象也并不那么可怕。

狰狞的黑夜微笑了。小辫儿柔软地在肩上一跳一跳。

## 二

运气不坏。他们走上大道不久，从身后的七分场方向，射来两道光柱，一个蹦蹦跳跳的黑影，象只大跳蚤，在一阵震耳欲聋的马达声中驶近。

陈旭在灯光中举起一本小红书。

车慢腾腾停下了，噎噎地响，象一只盛满沸水的锅炉，咕嘟咕嘟地冒泡。

“上哪？捎一段儿！”陈旭喊。

驾驶楼里有人探出脑袋来。脑袋又圆又大，剃得短短的头，揭去白色的塑料薄膜，江南三月绿刷子一般的秧板田。嘴唇有些翘翘的。

“上窑地拉砖，”那司机答话。声音又尖又细，一股奶味。谢天谢地，倒不那么牛性。“你们上哪？”他问。

陈旭一手抓住驾驶窗，一脚踏上踏板，大声说：“去镇上新华书店排队，他们说明朝有新书卖。”

车跳一跳，走了。肖潇也跳了跳，差点让车给搁下来。她想坐在车厢板上，可厢板又短又窄，根本坐不住。她只好坐在“地”上。可车厢突然扭起腰来；这么一扭，甩她到左边，那么一扭，甩她到右边；屁股墩得好疼，好象那是一只包裹，一只皮球，被抛过来，又抛过去。这破车厢！大概让那小司机当成个操场了，好开运动会……

陈旭冲她喊：“站起来算啦！”

“怎么站呀？”她猫着腰，死死抓着厢板前的铁条，根本没有可以扶、可以靠的东西，不如说撅着。这是一只“拖船”，用

来运粮食载化肥的，压根儿就没打算让人坐。喀噔！拖车突然狂颠起来，蹿上跌下，如一只浪谷中沉浮的舢板——她再也站不住，一个趔趄，差点甩出车厢去。陈旭抱住了她的腰，贴着她的耳朵大叫：“蹲下，同我一样！”

她蹲下，两条腿叉得很开。一阵灰沙迎面扑来，夹着砂粒，打得脸生疼。“砖粉，闭眼！”陈旭喊，一只手托着她的胳膊。那姿势一定十分可笑。苏联人怎么会发明出这样的交通工具。“文革”前看过齐齐哈尔马戏团的空中飞人，看得晕晕乎乎，头重脚轻。偏偏这种“热特”，还一个连队一辆，象《红旗》杂志似的……

她闭上眼。骨架子一定环环脱臼，五脏六腑也许换了位置，耳朵也好像碎成几瓣了。不知还有没有头发。最糟的是胃里头也开进了一辆“热特”，噎噎地窜动，随时会破裂。脊椎骨到肩胛，都被搓成了一团，全身灌满醋精，酸胀酥麻……她觉得只要自己一放手，腿和身子就会断成两截。

“陈旭……”她哀哀地叫他。

陈旭略一思索，抓起厢角里一块碎砖，往车头扔去。

“哐——”她的胸口猛地撞在厢板上，车停了。

什么事？”那小司机又探出脑袋来。

“让她上你的驾驶楼去吧，她受不了了。”陈旭不由分说，把她连抱带夹地塞进了驾驶楼。

“不会坐‘热特’，算不了农场的人。”小司机嘟哝了一句。

“哎呀，小心点，别碰了我的鸟。”他突然伸腿护住了座位下的一只盒子。

“什么鸟呀？”车上养什么鸟？

“前几天在水库翻地抓到的，它受伤了，我给它抹了红药水，不知能不能养好。养在宿舍里，早让那帮人烧吃了。草甸子里鸟可多了，什么颜色的都有……”车灯映出他脸上了一层淡

谈的茸毛。

肖潇看不见那鸟的颜色，座位好高。真有闲心，开车还养鸟！车又开了，颠簸并未减轻，只是有了抓手，便没有了恐惧。刚才他说什么？当然，谁没有坐过“热特”，谁就不知道什么叫做颠簸。

“……新书，现在有啥样新书值得半夜去排队？”小司机哼了一句，并不看她。

他要再往下问，就露馅儿了。陈旭干吗瞎说？不会说……说什么？说回杭州？可他为什么非回杭州呢？下午余指导为什么叫陈旭去谈话？……昨天晚上分场打群架，同陈旭有什么相干？陈旭又没动手……

车剧烈地晃动，车头歪到路边去了。

“操！”小司机骂骂咧咧地踩油门，勒紧了方向盘。

肖潇觉得他有些吃力，生出些同情。

“开车多久了？”

“嗯……十来天吧！我原是开‘东方红’的。”

“嗨，你学得好快哟！”

“这有啥难？机务排的老职工说，把馒头插在操纵杆上，连狗都会开，这玩意儿！”他撇撇嘴。

他竭力地说着东北话，肖潇却听出那南方话的尾音。

“宁波人？”

“温州。你们呢？”

“杭州。你……才十……六岁吧！”

“不，十五。”

“这么小也支边啊？”

“不小了。我爸爸……”他把后半句咽回去了。

车猛地一震，她弹起来。车轮子颤抖着，翻腾着，好象在

宣泄心中的什么怨愤，从灰暗的公路上碾压过去。

什么碎了？是窗玻璃？热水瓶？瓦片？还是那只雪白的天鹅蛋？她从炕上裹着被单跑到屋外去时，男宿舍门口已经摆开了战场。憧憧人影，翻滚蠕动，扭结成团，痉挛的手，蹿跳的脚，狠狠地踹着黑暗——黑暗竟有这样的弹性和忍耐力。似乎大树被飓风连根拔起，飞梭与车轮互相绞割；呻吟、呼救、吆喝、咒骂，象塌方的土块，惊心动魄地砸落。被击碎的玻璃碴象炮弹掀起的尘埃，没头没脑地扣下……一道寒光嗖地掠过，是铁锹、二齿子、炉钩子、镐头！有人跳上了草垛，又惨叫叫着跌下，屁股上尖利的二齿子象扎住了一堆湿马粪；铁锹从空中飞过，一顶开花的帽子落在地上。她一个趔趄，触到一条胳膊，黑糊糊的粘液，凉兮兮地爬到她手指上。

“不许打人！”她扑过去。

“回去！”一只手粗暴地把她拉开，是泡泡儿，陈旭的影子。他上衣一颗扣子也没有，眼里冒着青蓝的烟。“这是男民兵训练。”他对他挤挤眼。

前天刚挂锄。鹤岗、双鸭山青年都回了家。连长呢？那个刘瞋眈，又喝醉了？谁来救救——救谁？谁打谁？

“服了你大爷不？”

泡泡儿的脚，踢在一个软软的物件上。一声惨叫。他为什么换上了球鞋？他一夏天都只趿着一双拖鞋。他根本没有球鞋，球鞋早在支边列车开车时掉在窗外了。他就是穿着拖鞋下的火车。冬天穿靰鞡。

“牐子，服了你大爷不？”

“别打了。有理讲理。”一个瘦高个儿从人群中挤出来，穿一件深蓝制服。额下的镜片闪闪发光。

“管着我了？书呆子，走开！”泡泡儿歪着头看他，伸出一

拳。

“打人是愚昧无知的表现。”他喃喃，去捡眼镜。是邹思竹，原先和陈旭一个学校的。

又推过来一个人。“魏华！”有个女声尖叫。魏华是鹤岗青年，新提拔的副连长，这会儿鼻青眼肿，两片嘴唇象切开的西瓜。泡泡儿拽住魏华的衣角，狠狠向上一提，衣服翻起来，象一只布口袋，把他的脸儿整个套在里头，露出腰以上的胸、肋，赤裸裸无遮挡，听任炉钩、脚掌落在那黑黝黝的皮肉上……

她浑身冰凉，腿发软，牙齿打战。她想喊陈旭。陈旭呢？这样打下去魏华会被打死的。

有人冲过来，抱一床花被子，没头没脑地盖在魏华身上。一根棍子啪地落在她腿上。郭春莓，她的好朋友。她来干什么？她扑上去拉她，她死活不动……

“行啦，别打啦。”

一个声音从她头顶上传来。陈旭站在阴影里，冷冷地捋着头发，那头发根本就整整齐齐。刚才他在哪里？

他去找来了车老板，送魏华上场部医院。

忙子瘫在草垛下。那只天鹅蛋呢？一定是碎了，中午在地头就碎了……

“车快拐弯了。”小司机突然说。

“你说什么？”

“到地方了，你们该下去了。”

车毛手毛脚地停下来。在空中？海上？头晕目眩。

“新华书店在镇子大北头，门前有个便所。”小司机又探出身子来叮咛。“要是碰上老乡的马车，再搭一段儿……”

她忘了说谢谢，脸有些发热，幸而黑夜里什么颜色都涂黑